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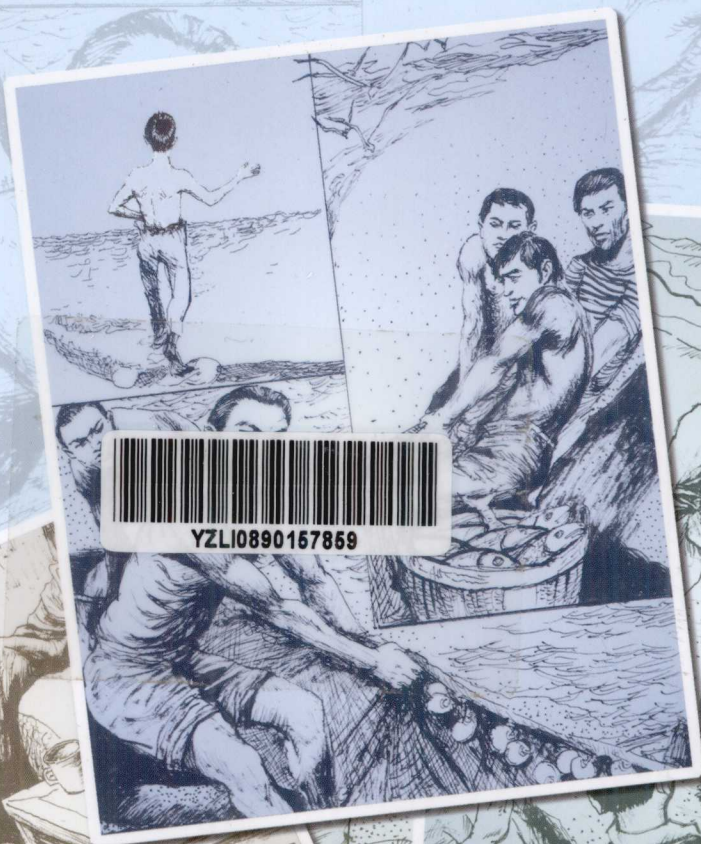
半岛哈里哈气

BANDAO HALIHAQI

张炜 著

海边歌手

HAIBIAN GESHOU



YZLI0890167869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半岛哈里哈气

海边歌手

张炜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边歌手 / 张炜著. -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

(半岛哈里哈气)

ISBN 978-7-5376-4108-1

I. ①海…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150 号

海边歌手

张炜 著

策 划: 浙江天舟

责任编辑: 董素山 潘 雁

特约编辑: 童 舟

封面设计: 陈 敏

插 图: 邓瑞兴

出 版: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72 号 050051)

总 发 行: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3.5

字 数: 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 001-20 000

书 号: ISBN 978-7-5376-4108-1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总发行公司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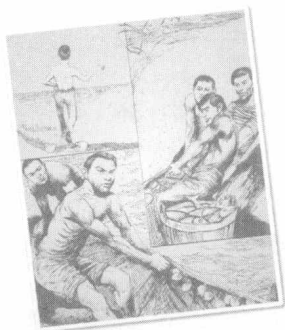
电话: 0731-82801757/82918792 传真: 0731-82801356

目录



引言	1
搬柴垛	2
背枪的人	7
高歌一曲献刺猬	11
拉网号子	18
喊出月亮来	25
铁头的故事	32
三胜拜师	36
一场恶战	42

三天三夜	48
蓝大衣跑马	54
一头撞断牛肋骨	59
百灵哭了	64
交换	69
中了毒鱼针	73
大街摆起流水席	80
开口迎来青蛙叫	86
献宝	90
高高崖上一棵草	95
百鸟会	102



引 言

爸爸不知犯了什么大错，最后不得不与全家一起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来到这个半岛上。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记得。妈妈说我是被装在一只篮子里携来的，这让我想到了一只猫。

我们家从此就定居在海边林子中，没有一户邻居。我现在可以从地图上指认我们的半岛了——它就像动物的一支犄角伸入了海中，细细的尖尖的！可是我们住在上面的人丝毫没有觉得它狭窄，相反还认为它大得无边无际呢。

我们的小屋筑在丛林的边缘地带，不过离最近的人家也有一公里远。这儿到处是吵吵闹闹的各种动物——爸爸叫它们为“哈里哈气的东西”。我知道这是指它们跑动和打闹时发出的喘息声、喷气声。

后来，当我那些贪玩的同学和伙伴们来了，晚上躲在窗外黑影里等我出来，不小心弄出了声音时，爸爸就会咕哝一句：“哈里哈气……”

我听了想笑，在心里说：林子里的各种野物，还有我们这一群，都是“哈里哈气的东西”！



搬柴垛

旷课的日子里常常发生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

其实旷课本身就够好玩的了，这是一种冒险，而冒险多么快乐：最好的几个朋友相互鼓励着，递个眼神就知道要干什么。

我们往海滩上跑，穿过林子里纵横交织的小路，大呼小叫的，惊得野物们四散奔逃，别提有多快活了。

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一个星期里至少有六天要安安稳稳坐在教室里，剩下的一天才是周日，可是好不容易挨到了这一天，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啊！家长早就瞅上了这个日子，好像这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一开口就会说：“今天不上课……”接下去就是各种各样的任务压下来，就像三座大山那样沉：

去代销店买东西，为院边的小菜田施肥除草，将堆了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柴垛子搬开，割猪草，采蘑菇……

不过这些活儿当中也不全是让人讨厌的，有的还算有趣，比如搬柴垛。



本来是多么累的活儿啊，想想看，我们要把一大堆木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些破木头风吹雨淋了不知多少年，黑乎乎的，干不了一会儿就要沾人一身脏东西，弄得脸上头发上全是……就因为这样，大概谁也想不出干这种倒霉事儿有什么好处。

要不说老憨粗中有细嘛，他就懂得搬柴垛的妙处。这家伙以前被他爸火眼逼着搬过——那是他们家小泥院里一个吓人的大家伙，据说已经堆在那儿有两辈子了，他爸一高兴，就说要挪挪窝儿。

老憨那次差点给累个半死。可是干到一半多一点的时候，苦尽甜来了——他从柴垛里找到了一根铁管。这铁管二尺多长，锈得不厉害，真让人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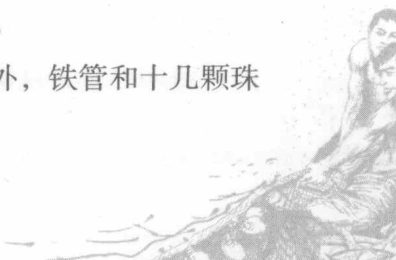
尽管老憨一时想不出可以做什么用，但还是喜欢。他先把它放到一边，继续干。

又搬了一会儿，乱乱的柴棒里出现了一把锯子，虽然只有半截，但是带着手柄。他把它放到了铁管旁边。接着更大的奇迹就出现了：

杂物中露出一根细绳，上面串着什么。一揪细绳断了，啪啦啦掉下一些珠子，是半透明的、暗红色的。他小声叫一句：“宝贝！”然后蹲在那儿，大气也不敢出了。

老憨那天的发现肯定是了不起的。

他除了将半截锯子交给他爸爸之外，铁管和十几颗珠



子都藏了起来。铁管做什么再说，珠子洗干净以后，颗颗闪亮！

他把闪闪发亮的珠子藏了好几个地方，还是有些不放心。

直到第三天，老憨才找到我，说话吞吞吐吐：“老果孩儿，你们家的大柴垛子搬不搬？”

我说不知道。

“你爸如果要搬就好了。它其实放得够久了，早该搬一搬了。”

“为什么？”

老憨抿抿厚唇：“不搬就完了——外面好好的，里面的柴火做饭时点不着了。”

“为什么点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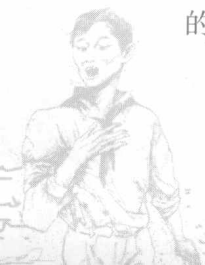
“不知道。反正我爸急着让我搬嘛……”

几天后，老憨又一次找到我，脸色红红的不说话。他转悠着，提着腰带。我还以为他要撒尿呢。原来他是被心里的一个秘密憋成了这样，这秘密已经憋了快一个星期了，这在老憨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还好，他最后总算全部说出来了。

他要与我商量的是马上要做的几件大事：一是这盖世的珠宝怎么办，二是快些动手做一杆枪。

我明白了，这确实是最了不起的两件事，想想看，一



是财富，二是武装，这都是天大的事啊！

我和他一起兴奋，并有幸亲眼看到了两件宝物：半截铁管简单好懂，老憨要用它做枪管——他说对于一支枪来说，最关键的部位就是筒子了，而现在我们有了。可是在我看来，那十几颗像玻璃又像石头的珠子，怎么看都不是宝贝。

我说出了自己的怀疑。老憨又气又急，拍打膝盖：

“你啊，老果孩儿，你什么都不懂！富人急了随手把宝贝藏到柴垛子里，这在战争年代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儿。你翻翻书就知道了。”

我看着脸色由红转紫的老憨，更加不信他的理由：他家的柴垛子不可能从战争年代堆起来的。我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老憨不再与我争论。他望望远处，神色庄严，可能已经下了什么决心。

这是几年来我与老憨最谈不拢的一次。我很难过，他大概也一样。

我并不嫉妒他有宝贝，如果依照他的暗示，这宝贝真的价值连城的话，那么我作为他最好的朋友，不是应该高兴吗？

我和他都知道：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找谁鉴定它的价值。如果真的是一件罕见的宝物，那就有其他的危险，



比如某一天有人追查它的来路、不小心走漏消息招灾惹祸……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憨没有再提宝物的事，可能因为事情过大，需要沉住气才行。但他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有一天放学我们走在一起，刚进入林子他就说：

“老果孩儿，枪快有了！”

我很吃惊：总不至于这么快吧？

“我找了朋友三胜，他爸是在一个村里当头的。三胜找到民兵连的人，搞来一个拆下的旧扳机。枪托好办。”

我有点佩服他的果决和速度，但还是有点怀疑。这事儿也太草率了吧。

老憨说，等着吧，用不了几天就背枪来见：“我们以后就是有枪的人了！背上一杆枪去海边，连海上老大都得服帖！甭说那些邻村里的猫头狗耳……”

他总是把自己瞧不上眼的人称为“猫头狗耳”，意思和“杂牌军”差不多——“到时候咱只要端起枪来一瞄，他们就得撒丫子快跑……哎，你爸还没说搬柴垛的事？”

我摇摇头。我根本不信我们院里的柴垛子里会有什么宝贝。

老憨说：“反正总会有什么好东西，只要是个老柴垛，那就一准会有。”



背枪的人

真是巧极了！有一天妈妈指着黑乎乎的柴垛子对爸爸说：“如果把它移开一点，我们就能在这里种一畦小葱。”

爸爸嗯一声，未置可否。

我立刻大声赞同妈妈，爸爸瞥了我一眼。

我说：“这事儿不难，我让老憨几个同学星期天来帮忙，一会儿就搬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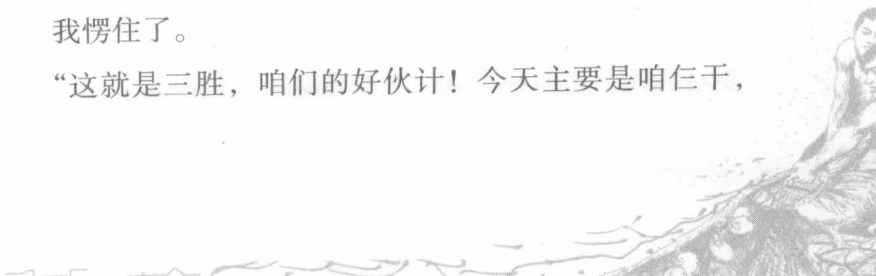
爸爸没有反对。这事儿算是成了。我赶紧告诉了老憨。

星期天一大早，爸爸妈妈刚出门，老憨就来了。他容光焕发，一进院子就腆起肚子问：“今天施工吗？”

他把搬柴垛叫成“施工”，有点可笑。他问的时候却将脸转向远处，原来是眺望一个人。果然，一会儿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出现了，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圆眼、粗脖子——他胸前有一根斜带子，走到近前一甩，一杆枪就挪到了前边。

我愣住了。

“这就是三胜，咱们的好伙计！今天主要是咱仨干，



一会儿再来两个帮手，他们干到半截就得走人——有些事儿不能透给他们……”老憨一边说一边从三胜身上摘枪。

我掂了掂这支枪，认真端量起来。是的，有筒子有扳机；但还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我问：“这枪能放响？”

老憨看看三胜，说：“能放响还行？咱又不是真正的民兵，只能这样——到时候安上一根‘撞针’就行了。”

三胜点头。这人不太爱说话。

“‘撞针’是什么？”我问。

老憨指指枪筒后边一点：“安在这个地方，是点火用的，一撞，嘭，响了，敌人就死了。”

正说话，又有两个男孩来了，他们我都认识：一个是园艺场的“破腚”，一个是“三狗”。他们走得急，身上汗津津的。两人刚刚站定，老憨就指着柴垛子说：“快干，趁着没人把它搬开吧，要赶紧。”

破腚三狗二话不说就干起来。

我总想笑。我不知道老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我也要上前搬柴垛，老憨却把我拉到一边说：“先让他们干，好东西都在下半截呢，到时候让他们走开，我们三个搬——那时就得小心一点了……”

破腚因为时不时地爬树逮鸟，裤子常常有一道破口，而且屁股总被划破，留下一道道伤疤——老憨时常威胁要对别人讲述那些疤痕，所以破腚一直畏惧老憨。三狗是



老憨多年的崇拜者。

总之老憨身边总有几个不太平等的朋友，而我和三胜可能是仅有的两个例外吧。

老憨十分沉着地看着他们干活，拉我和三胜在一边闲扯。他这会儿才算正式介绍三胜：“我其实早该把你们两个拉到一块儿了，因为你们都是一样的人。”

他这样说，吓了我一跳。

老憨接着说：“你俩都有一副好嗓子，等一会儿他们走了，你们比一比——我说谁胜了，谁就是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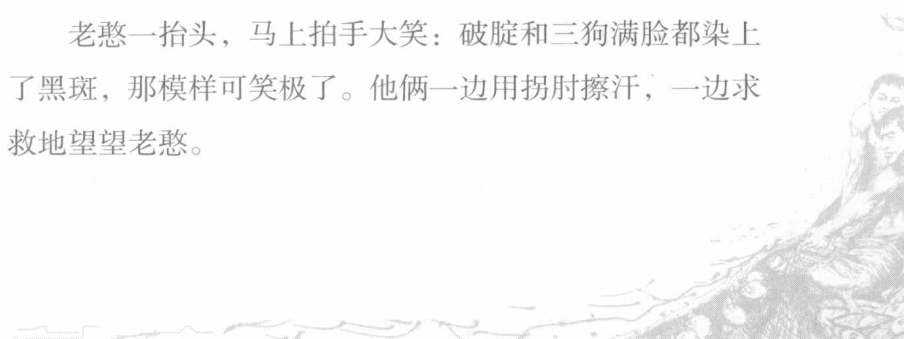
三胜白我一眼。

我听说三胜的父亲是东边的一个村头儿，外号叫“蓝大衣”：他有一件非同一般的蓝色大衣，上面有两排金闪闪的铜扣子，一般不穿……关于这个人的传说不少，我一想到这个人就讨厌。

老憨低头看看我，又拍拍三胜说：“老果孩儿要等你先唱，然后他才唱。这事儿我当裁判，等一会儿吧。”

我真的有些紧张了。我瞧瞧三胜闭得紧紧的厚嘴唇，怀疑他会唱什么歌。我还有个疑问：如果他唱得好，为什么上次少年艺术团招考他没有报名啊？

老憨一抬头，马上拍手大笑：破腩和三狗满脸都染上了黑斑，那模样可笑极了。他俩一边用拐肘擦汗，一边求救地望望老憨。



老憨说：“接着干，好事在后边，就快有了……”

我问他有什么？老憨说：“反正会有的。”他取了枪瞄着远处的小树，上面有一只鸟。

这时三狗喊了一声，我们马上跑过去。三狗手里提着一个破草篮似的东西，老憨一把抢到手里。

原来那是一团粗粗细细的草梗，中间有一些羽毛和棉絮……三胜把头凑得很近，嗅一嗅，吐了一口：“呸！”

三胜说这是一只动物废弃的窝：那家伙大概在柴垛里住烦了，溜走了。

“什么动物？”破腩最喜欢野物，瞪着一双猫眼问。

三胜说：“不是獾就是山狸子，反正不是老鼠。”

老憨不再吱声。他蹲下看了一会儿，又望望太阳，对三狗和破腩说：“你俩走吧。”

两人有些迟疑。老憨踢一下破腩说：“给你们这只窝，它归你俩了！”

“这有什么用？”三狗问。

老憨说：“春天用它来孵小鸡最好了，给你妈，她一准喜欢——这个你就不懂了……”

三狗和破腩抱着那个毛烘烘的草团，一边走一边回头，很不情愿地离开了。



高歌一曲献刺猬

剩下的活儿只有我们三个人干了。想不到老憨的劲头那么大，他一个人撅着屁股猛干，一弯腰抱起一大束柴棒，顶得上我们两个。他嫌衣服碍事，干脆解了上衣，将肚子顶在柴棒上，一会儿肚皮就变成了黑的。这又黑又大的肚子看上去真是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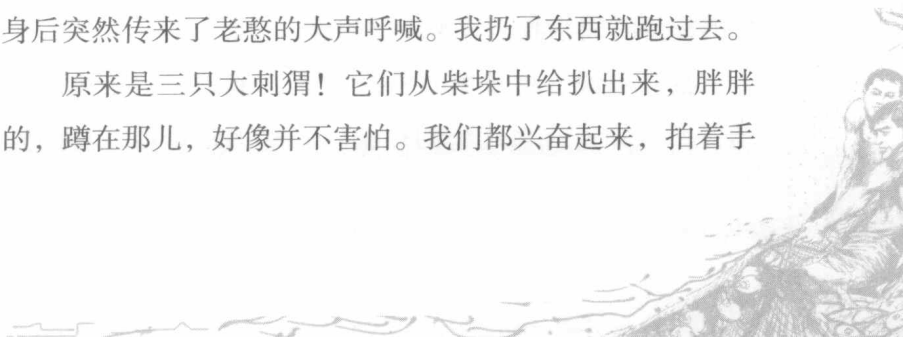
三胜干得小心，每抽出一撮柴棒都要好好看一看，研究一番。他最早发现了一截锈得厉害的锁链，端量了一会儿就放在旁边。后来他又发现了一个酒瓶盖、几根钉子。

老憨虽然对这些物品并不看重，但认为它们的出现说明“快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要出现了。

我稍稍着急了一些，老憨却变得更有耐心了，蹲下来慢慢翻找，将柴棒一根根抽出，让我运走。

这样干了一会儿，当有一次我刚刚抱着柴棒走开时，身后突然传来了老憨的大声呼喊。我扔了东西就跑过去。

原来是三只大刺猬！它们从柴垛中给扒出来，胖胖的，蹲在那儿，好像并不害怕。我们都兴奋起来，拍着手



逗弄它们。这三只当中有一只格外大，另两只也不小，总之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最大的刺猬了。

瞧它们多么干净啊，而且还有点害羞的样子。我判断这是姊妹仨，是姑娘。

老憨分辨雌雄的能力很强，他甚至能将游在水里的鱼分出公母。这方面他显然是真正的权威，但这会儿他对我说的话也没有反驳。

三胜说：“知道你们家的柴垛子为什么这么大吗？就是因为它们！”

我笑了。这是胡扯。

三胜解释说：“谁家的柴垛子里有了刺猬，就再也用不完了！不光用不完，还会越用越大。为什么？就因为它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往上加柴，干得可高兴呢！”

我不太相信。我只知道半夜里我们家的猫和狗不太安分，它们总是哼叫蹿跳，发出一声声怪叫，显然在和黑影里的野物玩耍。只要我睡不着的时候，总是听到一种“呼哧哈哧”的声音——这就是爸爸说的那些“哈里哈气的东西”。

它们的数量和种类太多了，总是在夜里不得安闲。它们的作息时间与我们人类正好相反。

我还听说，村子里有几个怪人，他们习惯于夜间活动，所以知道许多动物的秘密：一些平常难得一见的野

